

荀子集解

荀子卷第十四

○盧文弨曰此卷各本皆無注

唐登仕郎守大

評事楊倞注

臣王先謙集解

樂論篇第二十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則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而人之道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是矣故人不能不樂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爲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認○盧文弨曰禮記樂記作論而不息史記樂書作論而不息此作認乃認字之訛莊子人間世篇氣息茀然向本作認崔本亦同案詩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息亦是思字此二字形近易訛也郝懿行曰認乃別字古止作息樂記作論而不息是也苟書多以認爲息此又以認爲息皆假借也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足以感

動人之善心。

○盧文弨曰繁省史記同禮記作繁瘠

使夫邪汙之氣無由得接焉

是先王立樂之方也而墨子非之奈何。

○盧文弨曰墨子書有非樂篇

故樂在

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閨門之內父子兄弟

同聽之則莫不和親鄉里族長之中長少同聽之則莫不和順

故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飾節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

○盧文弨曰禮記作節奏合以成文史記同鄭懿行呂節以分析言之奏以合聚言之語甚明晰樂記作節奏合以成文則總統言之而此

於義較長足以率一道足以治萬變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

墨子非之奈何故聽其雅頌之聲而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

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而行列得正

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出所以征誅也入所以揖讓也征誅揖

讓其義一也出所以征誅則莫不聽從入所以揖讓則莫不從

服故樂者天下之大齊也中和之紀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奈何且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鉄鍼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先王喜怒皆得其齊焉文弨曰禮記齊作脩那懿行曰齊才細切謂分齊也樂記作脩假借字耳先謙案史記樂書作齊是故喜而天下和之怒而暴亂畏之先王之道禮樂正其盛者也而墨子非之故曰墨子之於道也猶瞽之於白黑也猶聾之於清濁也猶欲之楚而北求之也○先謙案各本脫欲字據宋台州本補正夫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謹爲之文樂中平則民和而不流樂肅莊則民齊而不亂民和齊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犯也如是則百姓莫不安其處樂其鄉以至足其上矣然後名聲於是白光輝於是大四海之民莫不願得以爲師○先謙案師長說詳儒效篇是王者之

始也樂姚治以險則民流慢鄙賤矣流慢則亂鄙賤則爭亂爭

則兵弱城犯敵國危之如是則百姓不安其處不樂其鄉不足

其上矣故禮樂廢而邪音起者危削侮辱之本也故先王貴禮

樂而賤邪音其在序官也曰脩憲命審誅賞禁淫聲以時順脩

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太師之事也

○先謙案序官以下語見王制篇審誅賞當爲審詩

商之誤說詳彼注墨子曰樂者聖王之所非也而儒者爲之過也君子

以爲不然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

風易俗

○先謙案史記作其風移俗易語皆未了此二語相讐當是其感人深其移風俗易與富國篇其道易其塞固其政令一其防表明句法一例上文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遠卽是此意讀者據下文妄改耳

故先王導之

以禮樂而民和睦夫民有好惡之情而無喜怒之應則亂先王

惡其亂也故脩其行正其樂而天下順焉故齊衰之服哭泣之

聲使人之心悲帶甲嬰軸歌於行伍使人之心傷

於行伍日愈懶日

使人心傷義不可通傷當爲惕荀子書多用惕字脩身篇曰加惕悍而不順注引韓侍郎云惕與蕩同字作心邊易謂放蕩兇

悍也又榮尋篇曰惕悍憒暴注亦云惕與蕩同歌於行伍則使人之心爲之動蕩故曰使人之心惕惕傷形似因致謫耳先謙案說文惕司馬法

作寤又見議兵篇姚冶之容鄭衛之音使人之心淫紳端章甫舞韶歌武使人之心莊故君子耳不聽淫聲目不視女色口不出惡言此三者君子慎之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

而亂生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

應善惡相象故君子慎其所去就也君子以鐘鼓道志以琴瑟

樂心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磬管○盧文弨曰元刻作磬管與禮記同故其清明象天其廣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於四時○盧文弨曰元故樂行而志清禮脩而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

下皆竊美善相樂。

○謝本從盧校作莫善於樂。盧文弨曰：宋本作美善相樂。王念孫曰：元刻以上文言移風

易俗，又以孝經言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故改爲莫善於樂也。不知美善相樂正承上五句而言，唯其樂行志清禮備行成是以天下皆移風易俗而美善相樂。此樂字讀喜樂之樂，下文君子

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云云，皆承此樂字而言。若改爲莫善於樂，則仍讀禮樂之樂，與上下文皆不相應矣。樂記亦云：故樂

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此下若繩

之曰：莫善於樂，尚成文理乎？仍當依宋本作美善相樂。爲是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宋本，故曰樂者樂也。

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

則惑而不樂。故樂者所以道樂也，金石絲竹所以道德也，樂行

而民鄉方矣。故樂者治人之盛者也，而墨子非之且樂也者和

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合同禮別異，禮樂

之統管乎人心矣。窮本極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墨子非之，幾遇刑也。明王已沒，莫之正也。愚者學之，危其身也。君

子明樂乃其德也亂世惡善不此聽也。

○顚千里曰德字疑當

注亡宋本與今本同蓋皆誤俞樾曰自窮本極變樂之情也至

弟子勉學無所營也十八句皆有韻之文獨德字不入韻當必有誤苟子原文疑作乃斯聽也斯與此文異義同乃斯聽也與不此聽也反復相明古人用韻不避重複如采薇首章連用二
獮犹之故句正月一章連用二自日字上月之交首章連用二而微字車舉三章連用二庶幾字文王有聲首章連用二有聲字召旻卒章連用二百里字竝其例也後人疑兩句不得疊用聽字因改上句爲乃其德也不特於韻不諧而亦失其義矣

於乎哀哉不得成也弟子勉學無所營也。

○盧文弨曰勉元聲

樂之象鼓大麗。

○盧文弨曰宋本作天麗先謙案作大者是鼓

麗說文周禮六鼓肅鼓八面鼙鼓六面路鼓四面鼓鼓皋鼓晉鼓皆兩面

鐘統寶。先謙案統者鐘

圓微曰據鐘以知君鐘聲調則君道得實者成實磬廉制。先

廣雅釋詁廉棲也磬有闕棲曰廉禮記樂記疏制謂裁斷也磬叶莫不廉棲而有截斷也竽笙簫和笙之聲既肅且和也漢書劉

卷之四

四

向傳曰雜述眾賢固不肅和是也竽笙畫和筦籥發猛墳篪翕博三句相對爲文今本畫作簫者因竽笙二字相連而誤加竹耳又下文云鼓似天鐘似地磬似水竽笙筦籥似星辰日月今本竽笙下有簫和二字亦因上文而衍

○先詣案樂書集解引王商曰猛起發揚是發猛同義

墳篋翁博。俞樾曰翁當爲渝文選江賦曰氣消湧以霧

杏翁博雅前激也
與泐亦一聲之轉

○先謙案非十二子篇云其容良注良謂樂易也是易良同義琴

婦好。韌懿行曰鼓天麗已以終篇。俞樾曰賦篇贊

下蓋古樂經之文而荀子述之故
賦曰此夫身女好而頑馬首者與

注云女好柔婉也婦好富與女好同亦柔婉之意

清盡。先謙案盡者舞意天道兼

鼓其樂之君邪故鼓似天鐘

似地磬似水竽笙簫和筦籥似星

辰日月跳祝拊擊柱枴似萬

物。郝懿行曰拊疋禮論篇作拊

篇相儼亦皆樂器名所未聞

服其義當同又簾相與管帶筦
國以印舞之意目不自見耳不

先詣案籙相二字微詭鬼上自聞也然而治俯仰咄嗟進

愚以知幾之意曰目不自見耳不

要鐘鼓箏會之一節而確有字

道遁遁莫不廉制盡筋骨之力以

要錄黃仍會之節而闡有性

逆者屢有意訓訓乎元刻無意字

譯說文作譯云語諱譯也直尚切元刻正同都懿行曰此論無意與眾音繁會而應節如人告語之熟諳諱然也

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此爲孔子之言句首孔子曰三

字似當有主人親速賓及介而眾賓皆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

介而眾賓皆入賁贊之義別矣。

元刻作自與禮記同三揖至于

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于眾賓升

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

謝本從盧校筆降字

有降字與禮記同王念孫曰元刻是先謙案宋本奪降字今從元刻

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二人揚

禪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

酬眾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

謝本從盧校無洗字盧文記同王念孫曰元刻是焉字下屬爲句說見劉氏經傳小記先謙案宋本奪洗字今從元刻

知其能弟長而

無適也降說屢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責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是足以正身安國矣。○惠文弘曰元刺無是字與禮記同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亂世之徵○盧文弨曰舊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其服組○先謙案書禹貢馬注組文也服組謂華侈其容婦其俗淫其志利其行襍其聲樂險○先謙案廣雅釋詁除衰也其文章匿而采○先謙案匿讀爲隱也說見天論篇其養生無度其送死瘠墨○都行日禮論篇云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刻死而附生謂之墨墨者墨子之教以薄爲道也瘠亦儉薄之意賤禮義而貴勇力貧則爲盜富則爲賊治世反是也

荀子卷第十五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臣王先謙集解

解蔽篇第二十一

蔽者言不能通明滯於一隅如有物壅蔽之也

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

一曲一端之曲說是時各藏於異端曲說故作此篇以解

之。先謙案是時二句當在如有物壅蔽之也下

治則復經兩疑則惑矣

義則自復經言治世用禮

常之正道兩疑謂不知一於正道而疑蔽者爲是一本作兩則疑惑矣。俞樾曰兩讀如兩政之兩桓十八年左傳並后匹嫡

兩政耦國是兩與四耦義同疑讀如疑妻疑適之疑管子君臣

篇內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適之子此家亂也朝有疑

相之臣此國亂也字亦作擬韓子說疑篇孽有擬適之子配

擬妻之妾廷有擬相之臣臣有擬主之寵此四者國之所危也

意與管子問天下之道一而已矣有與之相敵者是爲兩有與

之相亂者是爲疑兩焉疑焉惑從此起故曰兩疑則惑矣如楊

注則疑卽惑也於義複矣一本不得其解而誤乙其文也

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今諸

侯異政百家異說則必或是或非或治或亂。

盧文弨曰宋本
或皆作惑元刻治

作亂國之君亂家之人此其誠心莫不求正而以自爲也如繆於道而人誘其所迨也

迨近也近謂所好也言亂君亂人本亦求理以其嫉妬迷繆於道故人因其所

好而誘之謂若好儉則墨氏誘之好辨則惠氏誘之也。都私行曰迨者及也注訓近則借爲殆字殆訓近也其義較長私

其所積唯恐聞其惡也

積

倚其所私以觀異術唯恐聞其美也

倚任也或曰偏倚也猶傍觀也言妬於異術也○盧文弨曰案傍觀元刻作倚觀

是以與治雖走而是

己不輟也

走竝馳治謂正道也既私其所習妬繆於道雖與治竝馳而自是不輟雖或作離○都懿行曰雖當依注

作離此乃形誘與治離走謂離去正道而走而自是不輟止也王念孫曰作離是也言與治離走而自是不輟也作離者

字之誤耳前說非

豈不蔽於一曲而失正求也哉心不使焉則

白黑在前而目不見雷鼓在側而耳不聞況於使者乎

雷鼓大鼓聲如

雷者使役也以論不役心於正道則自無聞見矣況乎役心於異術豈復更聞正求哉○俞樾曰下使字乃蔽字之誤白黑之

形雷鼓之聲尙且不見不聞況於蔽者乎此承上文蔽於一曲而言下文欲爲蔽惡爲蔽諸句又承此而極言之故篇名解蔽也因涉心不使焉句而誤作使既云心不使焉德也

又云況於使者乎文不可通楊曲爲之說非是德道之人有賢

○王念孫曰德道卽得道也謂上九君子謂之德王氏無謂而季氏篇作德大戴記德論秦始皇

瑞宮人篇小疏而唐虞大戴禮記德論秦始皇

楊說失之亂國之君

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豈不哀哉

上一下共非故可哀也

故爲蔽數爲蔽之端也訓本從盧校作數爲蔽盧文弨曰正文數宋本作故郝懿行曰案數當作故故語詞也此句爲下十蔽總冒作數於義爲短王念孫曰作者是也呂錢本竝如是注言數爲蔽之端者數所主反下文言人之蔽有十故先以故爲蔽三字總冒下文然後一一數之於下注言數爲蔽之端亦是總冒下文之詞而正文自作故不作數也若云數爲蔽則不辭甚矣元刻作數卽涉注文而誤俞樾曰故猶胡也墨子尚賢中篇故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下文作胡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是故與胡同管子侈靡篇公將有行故不送公亦以故爲胡故爲蔽猶云胡爲蔽胡之言何也乃設爲問辭下文欲爲蔽云云乃厯數以應之也元刻涉注文而誤作數爲蔽盧氏從之非先謙案郝王說是今從宋本改正故訓爲胡俞說是也欲爲蔽惡爲蔽始爲蔽終爲蔽遠爲蔽近爲蔽博爲蔽淺爲蔽

古爲蔽今爲蔽

此其所知所好滯於一隅故皆爲蔽也

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爲蔽

此心術之公患也

公其也所好異則相爲蔽

昔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紂是也

桀蔽於末喜斯觀

郝懿行曰斯觀無攷楚語云啟有五親謂之姦子然則斯觀豈其苗裔

而不知

闢龍逢以惑其心而亂其行

未喜桀妃斯觀未聞韓侍郎云斯當時爲桀佞臣也國語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人以末喜女焉賈侍中云有施喜姓國也紂蔽於妲己飛

廉而不知微子啟以惑其心而亂其行

妲己紂妃飛廉紂之佞臣惡來之父善走者秦

之祖也微子紂之庶兄微國子爵啟其名也國語曰殷紂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賈侍中云有蘇己姓國也

故羣

臣去忠而事私百姓怨非而不用

事任也不用不爲上用也非或爲誹賢更退處

而隱逃此其所以喪九牧之地而虛宗廟之國也

九牧九州之牧虛讀爲墟

桀死於亭山

亭山南巢之山或本作鬲山案漢書地理志廬江有潛縣當是誤以鬲爲鬲傳寫又誤爲亭瀟音潛

○王念孫曰案作鬲山者是也鬲讀與厯同字或作厯太平御覽皇王部七引尸子曰桀放於厯山淮南脩務篇湯整兵鳴條

文弨曰案元
刻作天下哭夫是之謂至盛詩曰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
聲口食備味形居備宮名受備號生則天下歌死則四海哭。
有其地則謂之九有
養其民則謂之九牧遠方莫不致其珍故目視備色耳聽備

文弨曰案元
刻作天下哭

夫是之謂至盛詩曰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

撫有其地則謂之九有
養其民則謂之九牧

遠方莫不致其珍故目視倘色耳聽聽

王而受九有也文王監於殷紂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長用呂望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殷王而受九牧也

主其心言不爲又莫之諫此蔽塞之禍也成湯監於夏桀故主其心而慎治之
邪佞所惑也是以能長用伊尹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夏

縣名。周武王伐紂，封召公於燕，燕國之縣也。史記謂赤旆，猶謂縣於太白也。

此所謂厯山卽嵩山也史記涓稽傳銅厯爲棺索隱曰厯卽釜鼎也是禹厯古字通暢以言之猶當

故城今和州治西有歷湖即淮南郡黃華所謂歷陽之都一夕反而爲荆者也史記夏本紀正義引

蕭何有鳳有凰樂帝之心此不藏之福也

逸詩也爾雅鵠鳳其雌
鳳歎欷謂鳴也

勝使辟居州傳王者見孟子或曰戴驥也韓子曰戴驥爲宋太宰夜使人曰吾聞數夜有乘輜車至李史門者謹爲我司之使者報曰不見輜車見有奉笥而與李史史受笥又戴驥謂齊王曰王大仁於辟公大不忍人據其時代當是戴驥也蓋爲唐鞅所逐奔齊也○盧文弨曰案引韓子前一段見內儲說上宋本字有錯誤據本書訂正輜車本書作輜車後一段本書作成驥又內儲說下云戴驥皇喜二人爭事相害皇喜遂殺宋君而奪其政則非唐鞅所逐也或說似牽合奚齊蔽於欲國而罪申生申生晉獻公之太子奚齊之兄爲驥姬所譖獻公殺之春秋穀梁傳曰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唐鞅戮於宋奚齊戮於晉逐賢相而罪孝兄身爲刑戮然而不知此蔽塞之禍也故以貪鄙背叛爭權而不危辱滅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之也鮑叔南威陽明仁知且不蔽故能持管仲而名利福祿與管仲齊持扶翼也召公呂望仁知且不蔽故能持周公而名利福祿與周公齊傳曰知賢之謂明輔賢之謂能○盧文弨曰宋本彊作能案彊字與上韻叶王念孫曰盧說非也知賢之謂

明承上文仁知且不蔽而言輔賢之謂能承上文能持管仲能持周公而言勉之彊之其福必長承上文名利福祿與管仲齊與周公齊而言此四句本不用韻元刻能作彊乃涉下勉之彊之而誤呂錢本竝作能先謙案謝本從盧校作彊今依王說從宋本勉之彊之其福必長此之謂也此不蔽之福也
勉之彊之言必勉彊
於知賢輔賢然後其福長也彊直亮反其昔賓孟之蔽者亂家是也賓孟周景王之臣欲立王子
朝者亂家謂亂周之家事使庶孽爭位也。俞樾曰楊注誤下文歷數墨子諸人之蔽全與賓孟無涉此二語上無所承下無所應殊爲不倫據上文云昔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紂是也下乃極言桀紂之蔽而終以成湯文王之不蔽者明不蔽之福又云昔人臣之蔽者唐鞅奚齊是也下乃極言唐鞅奚齊之蔽而終以鮑叔甯戚諸人之不蔽者明不蔽之福此文云昔賓孟之蔽者亂家是也下乃歷舉墨子諸人之蔽而終以孔子之不蔽者明不蔽之福三段相對成文則賓孟之蔽句正與上文人君之蔽人臣之蔽相對所云賓孟殆非周之賓孟且非人名也孟當讀爲萌孟與明古音相近故孟可爲萌猶孟猪之爲明都孟津之爲盟津也呂氏春秋高義篇載墨子之言曰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高注曰賓客也萌民也所謂賓萌者蓋當時有此稱戰國時遊士往來諸侯之國謂之賓萌若下文墨子宋子慎子申子惠子莊子皆

人矣然則上言人君之蔽人臣之蔽此言賓萌之蔽文正相對人君之蔽人臣之蔽止舉兩人故可曰夏桀殷紂是也唐鞅奚齊是也賓萌之蔽則所舉人多不可並列故曰亂家是也亂家包下文諸子而言上文云亂國之君亂家之人又曰亂國之君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此亂家二字之證也賓萌之稱它書罕見而字又假孟爲萌適與周賓孟之名同其義益晦矣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欲使上下勤力股無胈脰無毛而不知貴賤等級之文飾也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宋子以人之情欲寡而不欲多但任其所欲則自治也蔽於此說而不知得欲之道也。俞樾曰古得德字通用蔽於欲而不知德正與下句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一律注失之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慎子本黃老歸刑名多明不尙賢不使能之道故其說曰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其意但明得其法雖無賢亦可爲治而不知法申子名不害河南南京縣待賢而後舉也申子蔽於埶而不知知人申子名不害人韓昭侯相也其說但謂若山出口丁子有尾之類也莊子蔽於辭而不知實惠子蔽於虛辭而不知實理虛辭賢得權埶以刑法馭下而不知權埶待才智然後治亦與慎子意同下知音智自然之道莊子但推治亂於天而不知在人也故由用謂之道盡利矣用則天下之道

無復仁義皆盡於求利也。先謙案如注道字下屬謂之二字無著此言由用而謂之道則人盡於求利也。下並同數者道之一隅而墨宋諸人自以爲道所以爲蔽也楊朱其讀由俗謂之道盡嗛矣。俗當爲欲嗛與快也言若從人所欲不爲節限則天下之道盡於快意也。嗛口簷反。

盧文弨曰盡用矣盡嗛矣元刻兩矣字俱作也今從宋本法謂之道盡數矣。由法而不由賢則天下之道盡於術數也。由執謂之道盡便矣。便宜也從故而去智則盡於逐便無復修立。由辭謂之道盡論矣。論辨說也由天謂之道盡因矣。因任其自然無復治化也。此數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舉之。言道者體常盡變猶天地常有能盡萬物之變化也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識也。曲知言不通於大道也一隅猶昧況大道乎。故以爲足而飾之先謙案而或作五從宋台州本正。內以自亂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禍也孔子仁知且不蔽故學亂術足以爲先王者也。亂雜也言其多才藝足以及先王也。郝苑行曰亂者治也學治天下之術亂之一字包

治亂二

一家得周道舉而用之不蔽於成積也

一家得謂作春秋也周道舉謂

刪詩書定禮樂成積舊習也言其所用不溢於眾人舊習故能功業如此○郝懿行曰一家得周道句舉而用之句此言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又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蓋能攷論

古今成一家言不蔽於諸子雜談也先謙案郝讀是也言孔子爲春秋一家之言而得周之治道可以舉而用之是匹夫而有天子之道由其不蔽於成積也儒效篇云并一而不二所以成積也并一而不二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涂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道由積而成故謂之成積不蔽於成積者猶言不蔽於道之全體也正對上道之一隅言之榮辱篇云安知廉恥隅積亦以隅積對文與此可互證楊以成積爲舊習誤甚

故德與周公齊名與三王竝此不蔽之福也聖人知心術之患

見蔽塞之禍故無欲無惡無始無終無近無遠無博無淺無古

無今兼陳萬物而中縣衡焉

不帶於一隅但當其中而縣衡揣其輕重也

是故眾異

不得相蔽以亂其倫也

倫理何謂衡曰道

道謂禮義故心不可以不知

道心不知道則不可道而可非道

心不知道則不以道爲可可謂合意也

人孰欲

得恣而守其所不可以禁其所可

人心誰欲得縱恣而肯守其不合意之事以自禁其合意

者以其不可道之心取人則必合於不道人而不知合於道人

各求其類

俞樾曰知字衍下文云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則合於道人而不合於不道人正與此文相對彼云不合而不云不

知合則此文亦

無知字明矣

以其不可道之心與不道人論道人亂之本也

必有姦賢害善

盧文弨曰宋本作與不可道之人論道人元刻作與不道人無可之論道人五字今案當作與不道人論道

兩本有衍有脫下一人字亦可去

王念孫曰盧說非也與不道人論道人謂與小人論君子非謂與之論道也上文云得

人論道人題人謂與小人論君子非謂與之論道也上文云得

道之人亂國之君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豈不哀哉

正所謂與不道人論道人也與不道人論道人則道人退而不道人進

國之所以亂也故曰與不道人論道

問何道以知道人亂之本也故楊云必有姦賢害善夫何以知與下文何患不知相對益言心不知道則將與不道

人論道人必至姦賢害善矣夫何以知心知道則與道人論非

道必能懲姦去惡矣何患不知此兩知字與知道之知不同當

讀爲智夫何以知猶言夫何能智也楊注以爲問辭失之甚矣

曰心知道然後可道

俞樾曰曰字衍心知道然後可道與上文不知道則不可道而可非道相對成

文皆承故心不可以不知道而言因上句夫何以知楊可道然注誤以爲問辭後人遂以此數句爲答辭妄加曰字

可道然

後能守道以禁非道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則合於道人而不合

於不道之人矣以其可道之心與道人論非道治之要也

必能德姦

去惡。盧文弨曰正文非字疑衍注似曲爲之說王念孫曰盧說亦非也與道人論非道謂與道人論非道之人非謂與之論道也與道人論非道人則非道人退而道人進國之所以治也故曰與道人論非道治之要也楊云必能德姦去惡正釋治之要三字非曲爲之說也心苟知道何患不知道人故治之要在於非道二字上文凡兩見何患不知患不知道人故治之要在於

既知道人在於知道

問知道之術如何也

曰心在心

無邪

心何以知曰

虛壹而靜

能然則可以知道也

○郝懿行曰壹者專

壹也轉寫者亂之故此作壹下俱作一

心未嘗不

減也然而有所謂虛

城讀爲藏古字通下同言心

未嘗不苞藏然有所謂虛也

心未嘗不滿

也然而有所謂一

滿當爲兩兩謂同時兼知

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

在心

然而有所

雖動不使害靜也

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減也

在心

然而有所

謂虛不以所已藏害所將受謂之虛

見善則遷不滯於積習也

盧文弨曰已所藏元刻作所已藏都懿行日藏古藏字將者送

也受者迎也言不以己心有所藏而妨害於所將送迎受者則可謂中虛矣王念孫曰所已藏與所將受對文元刻是也楊注積習二字正釋所已藏三字錢本世德堂本竝作所已藏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元刻改

心生而有知知而有異異也者同時兼知之同時

兼知之兩也然而有所謂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壹

既不滯於一隅

物雖輻湊而至盡可以一待之也。先謙案夫猶彼也知雖有兩不以彼一害此一苟書用夫字皆作彼字解此尤其明證楊注未

心臥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

臥寢也自行放縱也使役

斷夢儉則必放縱役用則必謀慮。先謙案夢行謀皆心動之驗或以夢爲夢然無知非故心未嘗不動也

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

夢想象也劇囂煩也言處心有常不蔽於想象

也此皆明不蔽於一端虛受之義也未得道而求道者謂之虛壹而靜有求道之心不滯於偏作之則將須道者之虛則人將見曲說則是虛壹而靜

事道者之壹則盡盡將思道者靜則察

此義未詳或恐脫誤耳

之功也作動也須待也將行也當爲須道者虛則將事道者壹則虛思道者靜則察其餘字皆衍也作之則行言人有動作則自行也以虛心須道則萬事無不行以一心事道則萬物無不盡以靜心思道則萬變無不察此皆言執其本而末隨也。王引之曰楊訓將爲行而以作之則將絕句又增刪下文而强爲之解皆非也此當以作之二字絕句下文當作則將須道者之虛虛則入將事道者之壹壹則盡將思道者之靜靜則察此承上文虛一而靜言之將語詞也道者卽上所謂道人也言心有動作則將須道者之虛虛則能入將事道者之壹論說篇補註壹則能盡將思道者之靜靜則能察也虛則入者入納也猶言虛則能受也故上文云不以所已臧害所將受謂之虛也壹則盡者言壹心於道則道無不盡也靜則察者言靜則事無不察也今本入誤作人其餘又有脫文衍文耳知道察知道行體道者也知道察謂思道道行謂須道者虛則將也體謂不離道也

虛壹而靜謂之大清明

言無有壅蔽者。

大萬物莫形而不見莫見而不論莫論而失位既虛壹而靜則形者無不見見則無不能論說論說則無不得其宜。郝懿行曰見讀爲現現者示也論讀爲倫倫者理也言萬物莫有形而

不顯示於人莫顯示人而不有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倫理理無不宜而分位不失

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

久遠

○盧文弨曰元刻論作聞

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參稽治亂而通其度

疏

參驗稽考

經緯天地而材官萬物制割大理而宇宙裏矣

材謂

分官謂不失其任裏當爲理材或爲裁也

恢恢廣廣孰知其極羣羣廣廣孰知其德

涫涫紛紛孰知其形明參日月大滿八極夫是之謂大人夫惡

有蔽矣哉

此皆明虛壹而靜則通於神明人莫能測也又安能

蔽哉羣讀爲皞皞廣大貌

涫音官又音貴○盧文弨曰正文上夫字宋本無顧千里曰廣

廣疑當有誤與上文恢恢廣廣重出二字以楊注羣讀爲皞

例之則此句廣讀爲曠也孰知其形形字不入韻疑當作則

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

令而無所受令心出令以使百體

不爲百體所使也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

也自行也自止也

此六者皆由心使之然所以爲形之君也

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

可劫而使詘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則受非之則辭

劫迫使云形

也云

言也百體可劫心不可劫所以尤宜慎擇所好懼蔽塞之患也。郝懿行曰墨與默同云者言也或默或語皆可力劫而成使之中當作信而讀爲申苟書皆然陳奐曰案墨與默同楚辭故九章孔靜幽默史記屈原傳作墨商君傳殷紂墨墨以亡

曰心容其擇也無禁必自見其物也襍博萬物若其選擇無所禁止則見襍博不精所以貴夫虛壹而靜也。先謙案此承上文心者形之君也云云而引古言以明之心自禁使自奪取自行止是容其自擇也正名篇亦云離道而內自擇容訓如非二子篇容辨異之容無所受令是無禁也神明之主出令是必自見也物雖襍博精至則不貳心容其情之至而不貳其情之至極在其擇也句無禁必自見句楊失其讀其情之至也

元刻作精是也作情者精之借字脩身篇術順墨而精雜汗注精當爲情此荀書

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

精情互通之證

行詩周南卷耳之篇毛公云采采事采之也卷耳荅耳也頃筐改作枲耳不知毛傳自用爾雅爲訓耳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采易得之物實易滿之器以懷人寘卷耳荅耳也宋本元刻皆同俗本依廣雅行畚屬易盈之器也思君子置於周之列位也。盧文弨曰注

之正道而可以它術貳之乎。郝懿行曰貳謂貳之也言所懷在於實周行意不在於事采故雖易盈之器而不盈也毛傳正用其說故曰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以贊稽之萬物可

兼知也

枝旁引如樹枝也贊助也稽考也以一而不貳之道助

案枝與岐同古字通用岐者不一也此申上文貳之之意郭嵩燾曰苟意言心不貳而推類可以知萬物至以身盡道惟無貳而已類不可以兩求也楊注失之先謙案王氏念孫云貳是貳之誤字說見天論篇今案此貳字與上下文緊相承注不當作貳王說非也

身盡其故則美

故事也盡不貳類不可兩也故知者擇之事則身美矣

一而壹焉凡事類皆不可兩故知者精於一道而專一焉故異端不能蔽也

農精於田而不可

以爲田師賈精於市而不可以爲賈師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爲

器師皆蔽於一技故不可爲師長也。王念孫曰呂錢本賈師作市師是也上文以兩田字相承下文以兩器字相承則

此文亦當以兩市字相承呂本作賈師者涉上賈精於市而誤

精於一道故可以理萬事精於物者也。盧文弨曰案

三官曰精於道者也

精於一道故可以理萬事精於物者也。此句當在不可

以爲器師之下誤脫在此王念孫曰此汪說也見丙申校本論
據曰精於物上疑當有非字言此人不能三技而可治三官者
精於道非精於物也精於物若農精於田賈精於市工精於器
是也精於道則君子是也下文云精於物者以物物精於道者
兼物物故君子一於道而以贊稽物可證其義今本奪非
字則精於道者也精於物者也兩語平列而其義違矣 精於
物者以物物謂能各物其一物若農賈之屬也。盧文弨曰注各字舊本皆作名訛今改正下同 精於道
者兼物物謂能兼治各物其一物者也 故君子壹於道而以贊稽物一於道所以助考物也助考謂兼治也 壹於道則正以贊稽物則察以正志行察論則萬
物官矣在心爲志發言爲論官謂各當其任無差錯也 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
而萬物成舜能一於道但委任眾賢而已未嘗躬親以事告人 處一危之其榮滿側養一
之微榮矣而未知一謂心一也危之當爲之危謂不自安戒懼之謂也側謂迫側亦充滿之義微精妙也 處心之危言能戒懼兢業業終使之安也養心之微謂養其未萌不使異端亂之也處心之危有形故其榮滿側可知也養心之微無形故雖榮而未知言舜之爲治養其未萌也。王念孫曰成相篇云思乃精志之榮好而壹之神以成賦篇云血氣

之精也志意之榮

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

今虞書有此語而云道經

蓋有道之經也孔安國曰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戒以精一信執其中引此以明舜之治在精一於道不蔽於一隅也○郝懿

行曰道經蓋古言道之書今書大禹謨有此乃梅赜所采竄也唯允執其中一語爲堯授舜舜授禹之辭耳

危微之

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

幾萌兆也與機同○王念孫曰阮氏元曰此篇言知道者皆當專心壹志

虛靜而清明不爲欲蔽故曰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云云案後人在尚書內解此者姑弗論今但就荀子言荀子其意則曰舜身行人事而處以專壹且時加以戒懼之心所謂危之也惟其之所以滿側皆獲安榮此人所知也舜心見道而養以專壹在於幾微其心安榮則他人未知也如此解之則引道經及明君子二句與前後各節皆相通矣楊注謂危之當作之危非也危之者懼蔽於欲而慮危也之危者已蔽於欲而陷危也謂榮爲安榮者儒效篇曰爲君子則常安榮矣爲小人則常危辱矣凡人莫不欲安榮而惡危辱據此則荀子當以安榮與危辱相對爲言此篇言處一危之其榮滿側若不以本書證之則危榮二字難得其解矣故解道經當以荀子此說爲正非所論於古文尚書也案此說是也下文言闢耳目之欲遠蚊蟲之聲可謂危矣未可謂微也言人能如舜之危不能如舜之微也然則所謂危者非蔽於欲而陷於危之間故人心譬如槃

水正錯而勿動則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

湛讀爲沈泥淳也下同

則足以

見鬚眉而察理矣

理覩膚之文理郝懿行曰鬚古止作須今俗作鬚理上當脫膚字榮等篇及性惡篇竝

云骨體膚

微風過之

湛濁動乎下清明亂於上則不可以得大

形之正也

○先謙案大字無義上言榮水見鬚眉膚理非能見身之全形也大形疑當爲本形富國篇天下之本利

也本當爲大明二字互誤

心亦如是矣故導之以理養之以清物莫之傾

謂清

沖和之氣

則足以定是非決嫌疑矣小物引之則其正外易其心內

傾則不足以決庶理矣

言此者以喻心不一於道爲異端所蔽則惑也○盧文弨曰庶理宋本作疊理

今從元刻

故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

倉頡黃帝史官言古亦有好書者不如倉

頡一於其道異術不能亂之故獨傳也○盧文弨曰案宋本此

注之未有情著古者倉頡之有天下守法授親神農亦然也十

九字文義不好稼者眾矣而后稷獨傳者壹也好樂者眾矣而

夔獨傳者壹也好義者眾矣而舜獨傳者壹也倕作弓浮游作

矢而弄精於射

倕舜之共工世本云夷牟作矢宋衷注云黃帝臣也此云浮游未詳或者浮游夷牟之别名或聲相近而誤耳言倕游雖作弓矢未必能射而弄精之也弓

矢舜已前有之此云倕作弓當是改制精巧故亦言作也

奚

仲作車乘杜作乘馬而造父精於御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能

精者也

奚仲夏禹時車正黃帝時已有車服故謂之軒轅此云奚仲者亦改制耳世本云相土作乘馬杜與土同乘馬

四馬也四馬駕車起於相土故曰作乘馬以其作乘馬之法故謂之乘杜乘竝音剩相土契孫也呂氏春秋曰乘馬作一駕○盧文弨曰呂氏春秋勿躬篇作乘雅作駕一本乘雅作乘持疑持爲杜字之訛王念孫曰古無謂相土爲乘杜者乘杜蓋桑杜

之誤相桑古同聲故借桑爲相韻如檻轄人檻作桑隸書桑或

作乘乘或作來觀蹕蹕二字形相似又因下文乘馬而誤爲乘耳

耳蹕蹕如舒轄轄諺脚藉揚云以其作乘馬之

法故謂之乘杜此則不得其解而曲爲之說

曾子曰是其庭

可以搏鼠惡能與我歌矣

是蓋當爲視曾子言有入視庭中可以搏擊鼠則安能與我成歌詠乎言

外物誘之思不精故不能成歌詠也○盧文弨曰正文矣字元

刻作乎都懿行曰此言庭虛無人至靜矣恐有潛修其中而深

思者我何可以歌詠亂之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觶空石也蓋乎荀義當然注似失之

古有善射之人處深山空石之中名之曰其爲人也善射以好
厭服字及事竝未詳所出或假設喻耳

思好喜也清靜思其射之妙○俞樾曰案凡射者必心手相得
思方可求中非徒思之而已且其下文曰耳目之欲接則敗其
思蚊蟲之聲聞則挫其精無一字及射然則楊注非也此射字
乃射策射覆之射漢書藝文志著龜家有隨曲射匿五十卷射
匿疑卽射覆覆而匿之人所不知以意縣揣而期其中此射之
義也呂氏春秋重言篇載成公賈說荆莊王曰有鳥止於南方
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鳥也王射之曰有鳥止於南方
之阜其三年不動將以定志意也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也其不
鳴將以覽民則也然則古人設爲度辭隱語而使人意度之
皆謂之射此云善射以好思卽謂此也非眞拔弓而射之也耳

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蟲之聲聞則挫其精是以關耳目之欲
而遠蚊蟲之聲閑居靜思則通挫損也精精誠也閑屏除也言
之思仁若是可謂微乎言靜思仁如空石之人思射閑居靜思不接外物故能通射
妙則可謂微乎假設問之辭也孟子惡敗

而出妻可謂能自彊矣此已下答之之辭孟子惡其敗德而出其妻可謂能自彊於脩身也有子
惡臥而焮掌可謂能自忍矣未及好也有子蓋有若也焮灼也惡其寢臥而焮其掌若

刺股然也未及好也當爲未及好思也誤分在下更作一句耳有子焯掌可謂能自忍其身則未及善射好思者也若思道之至人則自無寂焉用焯掌乎○郝懿行曰當依楊注作未及好思也先謙案楊都說皆非當如郭說見下闢耳目之欲可謂能自彊矣未及思也蚊蟲之聲聞則挫其精可謂危矣

未可謂微也

可謂能自強矣未及思也十字竝衍耳可謂危矣言能闢耳目之欲則可謂能自危而戒懼未可謂

微也。微者精妙之謂也。郝懿行曰：此文錯亂不可讀，當作闡耳目之欲而遠蚊蟲之聲，可謂能自危矣，未可爲微也。如此訂正方可讀，餘皆涉上文而誤衍。郭嵩燾曰：下兩言何彊何忍何危，則此七句正作三項言之，疑此可謂能自彊矣。六字衍，未及思也。句當在前，可謂能自彊，下忍堅於彊，好甚於思，出妻猶身外也。焯掌則及身矣，蚊蟲之聲卽係之耳。日者二句究屬一義，不應分言，故知此段文句有誤倒，亦有衍文先謙案。郭說是也。此承上節之好思言之不分，二事上言可謂微乎？故此答以未可謂微也。楊
夫微者至人也。推精惟一
如舜者

惟精惟
如舜者

卷之三

旣造於精妙之域則冥與理會不在作爲苟未臻極雖在空石之中猶未至也故濁明外景清明內景景光色也濁謂混迹清謂虛白○俞樾曰大戴記曾子天圓篇參嘗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圓曰明明者

吐氣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內景故火日外景而
金水內景苟子濁明外景清明內景之說卽孔子之緒言也楊
注所說未盡其旨

聖人縱其欲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夫何彊何忍何危

兼猶盡也聖人雖縱欲盡情而不過制者由於暗與理會故也何必如空石之徒乎。先謙案縱當爲從聖人無縱欲之事從其欲猶言從心所欲故仁者之行道也無爲也聖人之行道也無彊也悟也無強謂全無違理彊制之萌也

仁者之思也恭聖人之思也樂此治心之道也

思慮也恭謂乾乾夕惕也樂謂性與天道無所不適。郝懿行曰恭則虛壹而靜樂則何彊何忍何危結上之辭揚注樂謂性與天道無所不適道當爲通揚本不誤俗人依論語妄改故誤耳惟與天道出吾翻

凡觀物有疑中心不定則外物不清

清明審也吾慮不清則未可定

然否也冥冥而行者見寢石以爲伏虎也見植林以爲後人也

○俞樾曰上文見寢石以爲伏虎也伏與寢義相應此云後人則與植林不相應矣植林豈必在後乎疑荀子原文本作立人立與植正相應下文曰俯見其影以爲伏鬼也印視其髮以爲立魅也亦以伏立對文可證也今作後人者疑涉上文誤立爲

伏又誤伏爲後耳

冥冥蔽其明也

冥冥暮夜也

醉者越百步之溝以爲蹠步

之滄也

蹠與跬同半步門正當小溝也

俯而出城門以爲小之閨也酒亂其神也

門之小者不得徑謂之小門也。郭嵩壽曰說文閨特立之戶上閨下方似圭故以城門擬之釋名宮中之門謂之閨其小者謂之閨閨爲宮

之小門楊注未晰

厭目而視者視一以爲兩掩耳而聽者聽

漠漠而以爲响响執亂其官也

厭指按也一涉反漠漠無聲也

耳目之所主

守响許用反故從山上望牛者若羊而求羊者不下牽也遠蔽

其大也從山下望木者十仞之木若箸而求箸者不上折也高

皆知爲高遠所蔽故不往求然則守道者亦宜知異術之蔽類此也

蔽其長也

玄幽深也或讀爲眩瞽者仰視而不見星人不以定

以定美惡水歛玄也

精目之明也有人焉以此時定物則世之愚者也被

愚者之定物以疑決疑決必不當夫苟不當安能無過乎

以疑決疑決必不當夫苟不當安能無過乎

猶愴望

夏首之南有人焉曰涓蜀梁

夏首夏水之首楚詞云渴

見王逸曰夏首夏水口也涓蜀梁未詳何代人姓涓名蜀梁列仙傳有涓子者人隱於岩山間尤能致風雨者也

其爲

人也愚而善畏

善猶喜也

好有所畏

明月而宵行俯見其影以爲伏鬼也

仰視其髮以爲立魅也

仰與同

背而走比至其家失氣而死豈不

哀哉

背弃去也失氣謂困甚氣絕也○盧文弨曰正

文比至其家下宋本有者字今從元刻去之

凡人之有

鬼也必以其惑忽之間疑玄之時正之

感驚動也惑忽猶恍惚也玄亦幽深難測也必

以此時定其有鬼也○郝懿行曰惑讀爲憾解已見議兵篇玄

讀爲眩苟書皆然王念孫曰正當爲定聲之誤也事固正必以

其惑忽之間疑玄之時定之者必以惑忽之間疑眩之時而定

其有鬼也據楊注云必以此時定其有鬼則所見本是定字明

矣定字上

此人之所以無有而有無之時也

無有謂以有爲無

文凡六見此有也此皆人所

疑惑之時也

而已以正事故傷於溼而擊鼓鼓癆則必有敵

鼓喪豚之費矣而未有愈疾之福也

己以正事謂人以此定事也癥冷疾也傷於溼則患

病反擊鼓烹豚以禱神何益於愈疾乎若以此定事則與俗不殊也余讀爲愈○郝懿行曰傷於溼而病痺擊鼓鼓之無損於疾徒取費耳此言愚惑之蔽王念孫曰自鼓痺以上脫誤不可讀似當作故傷於溼而病痺而擊鼓烹豚則必有弊鼓喪豚之費矣而未有愈疾之福也楊云傷於溼則患痺故雖不在夏首

反擊鼓烹豚以禱神何益於愈疾乎是其證

故雖不在夏首

之南則無以異矣

慎墨之蔽亦猶是也

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

以知人之性推之則可知物理也

以可以

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無所疑止之則沒世窮年不能

徧也

疑止謂有所不爲窮年盡其年壽疑或爲凝○郝懿行曰疑止說已見玉制篇苟書多作凝止皆俗人妄改之惟此

未改楊注疑或爲凝蓋俗誤久矣俞樾曰詩柔柔篇靡所止疑傳曰疑定也疑訓定故與止同義此云疑止猶詩云止疑苟子傳詩故用詩義耳楊注疑或爲凝非是

其所以貫理焉雖億萬已不足以浹萬物

之變與愚者若一

貫習也浹周也子叶反或當爲接○俞樾曰已猶終也言終不足以浹萬物之變也詩葛

蕭篇終遠兄弟傳曰已相遠矣箋云今已遠棄族親是傳箋竝訓終爲已舊二十四年左傳婦怨無終杜注曰終猶已也故已

亦猶終也。先謙案荀書以挾代夾學。

○郭嵩壽曰：學字當斷句。
此亦當爲挾作夾者，後人所改。

學焉至老而不免於愚，則執一之不足相通也。

老身長子而與愚者若一，猶不知錯夫。是之謂妄人。

錯置也。謂廢捨也。身已老矣，子已長矣，猶不知廢捨無益之學夫。是之謂愚妄人也。

故學也者，固學止之。

也惡乎止之？曰：止諸至足曷謂至足？

曰聖也。

或曰：聖下更當有學，當止於聖人之道及王道。不學異術也。

聖王之道是謂至足也。

聖也者，盡倫者也。

王也者，盡制者也。

所以爲至足也。

故學者以制法度也。

兩盡者足以爲天下極矣。

所以爲至足也。

故學者以

聖王爲師案以聖王之制爲法。法其法以求其統類以務象效。

其人統類法之大綱。

謝本從盧校重一類字。

盧文弨曰：法其

法元刻作治其法。王念孫曰：元刻無下類字案。元刻是也。法其法以求其統類以務象效其人三句一氣貫注。若多一類字則隔斷上下語脈矣。宋本下類字即涉上類字而衍。先謙案

王說是今刻擣是而務士也。類是而幾君子也。

近之則爲君子士

者脩飾之名。君子有道德之稱也。

知聖王之道者故有知非以慮是則謂

之懶

自知其非以圖慮於
是所謂之能戒懼也

有勇非以持是則謂之賊

以持制是

也察孰非以分是則謂之篡

鞠甚也察甚其非以分
是之心此篡奪之人也

卷之三

以脩蕩是則謂之知脩飾也爲是則

謂之知言智者能變非爲是也

利非以言是則謂之讛 譛多說

利口而飾非以言亂是則謂之讒言也詩曰無然讒謹玉引之曰

懼字義不可通懼當爲擾字人知曉智則擾盜而漸趨歸

之誤也。擗謂擗取之也。不苟篇小
趾，貽醜醜，故曰有知非以慮是。

則謂之攫脩讀爲襟韜館同

清潔凡酒備物謂滌蕩使潔清也
講解解說之謂滌蕩使潔清也
辟利也皆必用之於是而後可謂
之爲辟利也

謂之賊。若知有智而不以爲
則謂之誠。熟於察而不以爲

慮是則謂之擾有勇而不以持是
是則謂之篡多能而不以蔭蕩是

而與主
立神故術
爲莊篇
許子注
而莊曰
巧簡故
明善巧
美南曰也
辨却首
利許子心
而極術
不以姑
篇

言是則謂之謬傳曰天下有也楊說皆失之

眾以爲是者而非之以爲非者

謂合王制與不合王制之而察

也所以非察是是察非觀其合王制與否也天下有不

以是爲隆正也。然而猶有能

有不以合王制與不合爲

隆正者而能分是非治曲直乎言必不能也。先謙案隆正猶中正若夫非分是非非治曲直非辨治亂非治人道雖能之無益於人不能無損於人案直將治怪說玩奇辭以相撓滑也案彊鉗而利口厚顏而忍詬無正而恣睢妄辨而幾利滑亂也音骨鑿服人鉗鉗人口也詬言也所近者惟利也。王念孫曰方言鉗惡也曉舉南楚几人殘屬謂之鉗郭璞曰殘猶惡也然則彊鉗者既彊且惡也非鉗人口之謂詬恥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君子見利思辱見惡思詬定八年左傳公以晉諭語之杜虛注竝曰詬恥也字或作詢昭二十年左傳余不忍其詢杜注曰詢恥也又作𠯇大戴禮武王踐阼篇口生𠯇虛注曰𠯇恥也又作垢宣十五年左傳閼君含垢杜注曰忍垢恥讀謂譏諷傳詬訓爲恥故曰厚顏而忍詬非謂忍詈也楚辭離騷曰忍尤而攘誣紅韻謂呂氏春秋離俗篇曰彊力忍詢騎牋謂淮南氾論篇曰忍詢而輕辱史記伍子胥傳曰剛戾忍詢皆其證也非十二子篇無廉恥而忍謔謂即此所謂厚顏而忍詬也說文謔恥也或作謔詬謔詬恥也或作詢讐讐作揚注以謔詬爲詈辱亦失之俞樾曰大元元豐篇知休咎范望注曰荀求也鬼谷子有飛荀篇其文曰以飛荀之辭鉤其所好以荀求之此范望注所本鉗猶荀也彊鉗謂強求也

楊注以鉗人釋之非是

不好辭讓不敬禮節而好相推擠此亂世姦人之

慎墨宋

惠

之屬

傳

曰

析辭而爲察言

說也則天下之治說者方多然矣

慎墨宋

惠

之屬

傳

曰

析辭而爲察言

物而爲辨君子賤之博聞彊志不合王制君子賤之此之謂也

所謂析言破律亂名改作者也

爲之無益於成也求之無益於得也憂戚之無

益於幾也

言役心無益復憂戚亦不能近道也○俞樾曰幾者無益則爲君子所不取矣楊注謂憂戚亦不

事之微也無益於幾卽無益於事憂戚之而仍於事

這事是訓幾爲近又增出道字非尤有也

則廣焉能弃之矣

廣讀爲廣遠也不以自妨謂不以無益害有益也○王念孫曰

不以自妨也不少頃子之曾中

以無益害有益也○王念孫曰

按能讀爲而曠焉而弃之也

謂遠弃之也

不慕往不閑來無邑憐

古多以能爲而說見釋詞

不慕往謂不慕無益之事而往從之也不閑來謂不憂

往古不閑將來言惟義所在無所繫滯也邑憐未詳或曰邑與邑同悵快也憐讀爲吝惜也言棄無益之事更無悵快吝惜之

心此皆明不爲異端所蔽也

當時則動物至而應事起而辨治亂可否昭然

明矣

周而成泄而敗明君無之有也

以周密爲成以漏泄爲敗明君無此事也明君日月之照臨安用周密也

宣而成隱而敗闇君無之有也

以宣露爲成以隱蔽爲敗闇君亦無此事也闇君務在隱蔽而不知昭明之功也

先謙案注中四爲字皆當作而故君人者周則讒言至矣直言

反矣小人邇而君子遠矣詩云墨以爲明狐狸而蒼此言上幽

而下險也

逸詩墨謂蔽塞也狐狸而蒼言狐狸之色居然有異若以蔽塞爲明則臣下誑君言其色蒼然無別猶指鹿爲馬者也幽暗也險傾側也○盧文弨曰正文雖以爲明元

刻明作明狐狸而蒼宋本而作其王伯厚詩攷引作而今從之又注傾側也元刻作詐也郝懿行曰墨者幽闇之意詩言以闇爲明以黃爲蒼所謂元黃改色馬鹿易形也英文苑叢書趙尚欲之部見禮此正上幽下險之事

君人者宣則直言至矣而讒

言反矣君子邇而小人遠矣

反還也讒言復歸而不敢出矣或曰反倍也言與讒人相倍反也○

先謙案讒言上而字衍或說非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言上明而下化也

詩大雅大明之篇言文王之德明
明在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也

荀子卷第十五

荀子卷第十六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臣王先謙集解

正名篇第二十二

是時公孫龍惠施之徒亂名改作以是爲非故作正名篇升文子曰形以定名名以定事

事以驗名察其所以然則形名之與事物無所隱其理矣名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圓黑白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况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盧文弨曰事以驗名案本書作檢名

後王之成名

後之王者有素定成就之名謂舊名可法效者也

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

名從禮

商之刑法未聞康誥曰殷罰有倫是亦言殷刑之允當也爵名從周謂五等諸侯及三百六十官也文名謂節

文威儀禮卽周之儀禮也○郝懿行曰文名謂節文威儀禮卽周之儀禮其說是也古無儀禮之名直謂之禮或謂之禮經

散名之加於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俗曲期

成俗舊俗方言也期會也曲期謂委

曲期會物之名者也○郝懿行曰曲期謂曲折期會之地猶言委巷也此與遠方異俗相儻楊注斷曲期上屬似未安先謙案

郝云山期二字下屬是也而解爲委巷非也下文云命不喻然後期期不喻然後說注期會也物之稍難名命之不喻者則以形狀大小會之若是事多會亦不喻者則說其所以然是曲期者乃委曲以會之萬物之散名從諸夏之成俗以委曲期會於遠方異俗之鄉而因之以爲通所謂名從中國是也遠方異俗之鄉則因之而爲通遠方名之乖異者則因其所名遂以爲通而不改作也散名之在人者舉名之分散在人者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人生善惡故有必然之理是所受於天之性也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和陰陽沖和氣也事任使也言人之性和氣所生精合感應不使而自然言其天性如此也精合謂若耳目之精靈與見聞之物合也感應謂外物感心而來應也○先謙案性之和所生當作生之和所生此生字與上生之同亦謂人生也兩謂之性相儻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生之不事而自然者謂之性文義甚明若云性之不事而自然者謂之性則不詞矣此傳寫者緣下文性之而誤注人之性性當爲生亦後人以意改之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人性感物之後分情情然而心爲之擇謂之慮情雖無行之則爲矯拂其本性也可否而行爲之慮也心慮而能爲之動謂之僞僞矯也心有選擇能動而謂之慮也

○都懿行曰苟書多以僞爲爲楊注訓僞爲矯不知古字通
下云正利而爲謂之事正義而爲謂之行與此能爲之爲俱可
作故曰桀紂性也堯舜僞也謂堯舜不能無待於人爲耳後儒但
知有眞僞字昧古六書之法而皆之者後能矯其本性也○盧文弨
眾矣下兩而爲承上文亦必本是而講正利而爲謂之事爲正義而爲謂之行道之
事利則謂之事業謂商農工賈者也正義而爲謂之行下孟反○俞樾曰廣韻正
正當也正利而爲正義而爲猶文四年左傳曰當官而行也楊注以正道釋之非是
謂之在人者謂在人之心有所知者知之知知有所合謂之智知之在人者謂在人之心有所合謂所知能合於物也○盧文弨正
分兩音先謙案在人者明藏於心有合者遇物而形下兩謂之能能謂之能此似有舛誤
字衍注當云在人所能有所合謂之能能有所能在人之心者謂之能
能謂之能來乃代二反○都懿行曰案楊注能耐古通此語非是楊旣知
爲古字通矣何必上爲能下爲耐強生分別卽如上文二知二

智亦是強生分別古本必皆作知如僞爲之例也若依楊注則上文謂之性此兩性字不知當何分別戴記禮運樂記二篇竝用耐字鄭康成注耐古能字也此蓋楊注所本然鄭此說未見所出既云古字時有存者又云亦有今誤瀆運然則鄭意亦不以爲定論也且以荀書訂之仲尼篇云能耐任之又云能而不耐任楊注耐忍也此則一句之中耐能兼用其不以爲一字明矣又攷說文能熊屬也能獸堅中故稱賢能而彊壯偁能傑也又云耐或耏字不言爲古能字然則經典用能不用耐當依許叔重書康成之說與許不同疑未可據先謙案二爲二知二能竝有虛實動靜之分知皆謂智能皆如字不分兩讀楊說非也性傷謂之病傷於天性不得其所節遇謂之命當時也當時所遇謂之命命者如天所命然○先謙案節猶適也

是散名之在人者也是後王之成名也

略舉此上詳天論篇事是散名

之在人者而後王可因襲成就素定之名也而

或者乃爲堅白之說以是爲非斯亂名之尤也故王者之制名

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通則慎率民而一焉

道謂制名之道志通言可曉也禮記

日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情率民而一焉言不敢以異端改作也故析辭擅作名以亂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辨訟則謂之大姦其罪猶爲符節度量之罪也

新序

日子產決鄧析教民之難約大獄袍衣小獄裨衣民之獻袍衣
襦袴者不可勝數以非爲是以是以爲非鄭國大亂民口譙譙子
產患之於是討鄧析而僇之民乃服是非乃定是其類也。盧
文弨曰今本新序缺此文王念孫曰析辭擅作下本無名字有
名字則成累句矣此名字涉下正名而衍下文離正故其民莫
道而擅作下無名字卽其證先謙案爲與僞同

故其民莫

敢託爲奇辭以亂正名故其民惑懸則易使易使則公。

顧千
里曰公

疑當作功荀子屢言功可以爲證下文則其迹長矣迹長功成
治之極也承此功言之不作公明甚宋本與今本同蓋皆誤
其民莫敢託爲奇辭以亂正名故壹於道法而謹於循令矣如
是則其迹長矣

述王者所立之迹也下不敢亂其名畏服於上故迹長也長丁丈反

迹長功成治

之極也是謹於守名約之功也

謹嚴也

約要約今聖王沒名守慢奇辭

起名實亂是非之形不明則雖守法之吏誦數之儒亦皆亂也

奇辭亂實故法吏迷其所守偏儒疑其所習○先謙案誦數猶誦說說見勸學篇循於舊名有作於新名名之善者循之不善者作之故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先謙案舊名上所云成

名也新名上所云託奇辭以亂正名也既循舊名必變新名以反其舊作者變也禮記哀公問鄭注作猶變也楊注未晰然則所爲有名與所緣以同異與制名之樞要不可不察也

也樞要大要總名也物無名則不可分辨故因而有名也名不可一貫故因耳目鼻口而制同異又不可常別雖萬物萬殊有時欲舉其大綱故制爲名之樞要謂若謂之禽知其二足而羽謂之獸知其四足而毛既爲治在正名則此三者不可不察而知其意也謝本從盧校作有同異王念孫曰元刻有作以株臘案作以者是也下文云然則何緣而以同異又云此所緣而以同異也三以字前後相應宋本作有者涉上萬物之形句有名而誤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元刻異形離心各異則分離人之心言人心知其不同也此已下覆明有名之意交喻異物名實玄紐玄深隱也紐分別立名使物物而交相譬喻之則名實深隱紛結難知也都懿行曰玄卽眩字紐系也結也言名實眩亂連系交結而難曉也王念孫曰名實互紐卽上文所謂名實亂也今本互字上皆誤加點楊所見本已然故誤讀爲胡滑切而所說皆非先謙案楊注之非由失其讀異形離心交喻句異物名實玄紐句形離心交喻謂人心不同使之共喻下文所云名聞而實喻也異實眩紐此所以有名也貴賤不明同異不別如是則志必有

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廢之禍故知者爲之分別制名以指實

無名則物雜亂故智者爲之分界制名所以指明實事也

止以明貴賤下以辨同異貴賤明

同異別如是則志無不喻之患事無困廢之禍此所爲有名也

有名之意在此然則何緣而以同異

設問覆明同異之意也

曰緣天官

天官耳目鼻口心體

也謂之官言各有所司主也緣天官言天官謂之同則同謂之異則異也

凡同類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約名以相期也

同情謂若天下之馬雖白黑大小不同天官意想其同類所以共其省約之名以相期會而命之名也○盧文弨曰注末名也

上宋本有各爲制三字衍王念孫曰約非省約之謂約名猶言

名約上文云是謹於守名約之功也楊彼注云約要約是也下文云名無固定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名無固定約

之以命齡年耳約定俗成謂之實名又其一證也

形體色理以目異

形體形狀也色五色也理文理也言萬物形體色

榮辱性惡二篇竝云骨體膚理彼言骨體膚理此言形體色理形體猶骨體也色理猶膚理也楊云色五色也失之聲音

清濁調竽奇聲以耳異

清濁宮徵之屬調竽謂調和笙竽之聲

之屬而言竽者或曰竽八音之首故黃帝使伶倫取竹作管是竹爲聲音之始莊子天籟地籟亦其義也奇奇異也奇聲萬物眾聲之異者也。盧文弨曰調竽二字上下必有脫誤不必從爲之辭俞樾曰笙竽之聲而獨言竽義不可通楊又引或說謂竽八音之首斯曲說也調竽疑當爲調笑字之誤也孟子告子篇曰則已談笑而道之調笑與談笑文異而誼同王廣韻並曰談戲調也蓋談與調一聲之轉耳笑竽形似因而致誤先謙案調竽當爲調節等節字皆從竹故節誤爲竽禮記仲尼燕居篇樂也者節也孔疏節制也檀弓篇品節斯疏節制斷也是節爲制也調者說文和也聲音之道調以和合之節以制斷之故曰調節與清濁同爲對文奇聲與下奇味奇臭對文楊愈說皆非甘苦鹹淡辛酸奇味以口異之異者也香臭芬鬱腥臊酸奇臭以鼻異

芬花草之香氣也鬱腐臭也禮記曰

鳥鳴色而沙鳴灑未詳酸暑浥之酸氣也奇臭眾臭之異者氣之應鼻者爲臭故香亦謂之臭禮記曰皆佩容臭或曰洒當爲漏篆文稍相似因誤耳禮記曰馬黑脊而船背漏鄭音蠻蠻姑臭者也盧文弨曰洒從水西聲古音與辛相同洒酸猶辛酸辣氣之觸鼻者王念孫曰辛酸皆味也非臭也宋玉高唐賦孤子寡婦寒心酸鼻阮籍詠懷詩慷慨懷辛酸怨毒常苦多皆

非辣氣箇鼻之謂西古讀若先先字古在諱部辛字古在眞部不得言西辛古音相同盧說非也楊以洒爲漏之誤是也余謂酸乃廁字之誤廁從酉聲與酸字左畔相同又涉上文辛酸而誤也周官內饔及內則竝云牛夜鳴則廁先鄭司農云廁朽木臭也議文施久屋折本周禮日內則注曰廁惡臭也春秋傳曰一薰一廁舊注舊臭草作鬱腥臊漏廁竝見周官禮記則洒酸必漏廁之誤也酸亦味也非臭也楊以爲暑浥之酸氣亦失之異疾痛也養與養同滄寒也滑與涓同鉢與披同皆瓊亂之名或曰滑如字鉢當爲鉢傳寫誤耳與澀同輕重謂分銖與鈞石也此皆在人形體別異之而立名也澀初亮反又楚陵反說故喜怒哀樂變惡欲以心異說讀爲脫誤也脫故猶律文之故誤也先謙案說者心誠悅之故者作而致其情也與性惡篇旨僞故之故同義二字對文楊注心有徵知召萬物而知之徵知則緣耳而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緣因也以心能召萬物故可以因耳而知聲因目而知形爲之立名心雖有知不因耳目亦不可也

然而徵知必將待天官之當簿其類然後可也

天官耳目也當主也丁浪反簿各當其簿書不雜亂也類謂可聞之物耳

簿書也當簿謂如各主當其簿書之類可見之物目之類言心難能召所知必將任使耳目令各

主掌其類然後可也言心亦不能自主之也○俞樾曰楊注曰天官耳目也疑此文及注竝有奪誤上文云然則何緣而以同異日緣天官注曰天官耳目鼻口心體也是天官本兼此六者而言此何以獨言耳目乎疑天官乃五官之誤上云心有微知此當云然而徵知必將待五官之當簿其類注當云五官耳目鼻口體也所以不數心者徵知卽心也下文云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徵之而無說卽承此文而言可知天官爲五官之謬因五官謬爲天官而注又有闕文遂不可讀

五官簿之

而不知心徵之而無說則人莫不然謂之不知此所緣而以同異也

五官耳目鼻口心也五官能主之而不能知心能召而知之若又無說則人皆謂之不知也以其如此故聖人分別因立同異之名使人曉之也○王念孫曰莫不然謂之不知然字涉上下文而衍五官者耳目鼻口與形體也覩上言五官能簿之而不能知心能徵之而又無說則人皆謂之不智也楊注亦當作五官耳目鼻口體也今本體作心乃後人不知其義而妄改之上注云天官耳目鼻口心體也足正此注之誤狃聯繆即鄉唯惟五體五臟卽脾肺腎肝膽胃卽郭嵩燾曰王說非也簿猶記錄也心徵於耳目而後有知所聞所見心徵而知之由耳目之記籍其名也與耳目相接而終不知其名心亦能徵之耳目而莫能言其名則終不知而已莫不然謂之不知然亦語詞不必爲衍文之後然後隨而命之既分同異之後然後

隨所名而命之此已不同類則同名單足

異類則異名單足

以喻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

單物之單名也兼復名也喻曉也謂若止喻其物則謂之馬喻其毛

色則謂之白馬黃馬之比也。盧文弨曰

謂若止喻其物則雖共同其名謂若單名謂之馬雖萬馬同名復名謂之白

注復名宋本作復名案復亦與複通用

謂若止喻其物則雖共同其名謂若單名謂之馬雖萬馬同名復名謂之白

其雖其不爲害矣

謂若單名有不可相避者則雖共同其名謂若單名謂之馬雖萬馬同名復名謂之白

害於分別也

謂若單名有不可相避者則雖共同其名謂若單名謂之馬雖萬馬同名復名謂之白

不知異實者之異名也故使異實者莫不異名也

謂人心知之異實者異名則不亂也謂若牛與馬爲異實也猶使異實者莫不同

名也

恐異實異名卒不可徧舉故猶使異實者有時而同一名

如使同實者莫不同名也。王念孫曰或說是

上文同則同之異則異之是其證前說非

故萬物雖眾有

推此其名之理則有其至於無其言自同

其至於無其然後止

至於異也起於總謂之物散爲萬名是異

名者本生於別同名者也。王念孫曰其則有其之有

讀爲又謂其而又其至於無其然後止也楊說失之

有時而

欲偏舉之故謂之鳥獸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則有
別至於無別然後止

言自異於同也謂總其萬名復謂之物是同名者生於欲都舉異名也言此者所以別異名同名之意。王念孫曰案此偏字當作別與上條不同爲主故曰偏舉之此條以異爲主故曰別舉之外

謂

鳥獸

不同類

而鳥獸之中又各不同類

推而至於一類之中

又

有不同

瑞鷩雉

雉

鷩

雉

又

推而

至

於無別

然後止

也今本

偏舉則義不可通蓋涉上條偏舉而誤楊說皆失之

之

而誤

楊說

皆失之

之

而誤

楊說

皆失之

之

而誤

俞說是先謙案

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則謂

之不宜

名無固宜言名本無定也約之以命謂立其約而命之若約爲天則人皆謂之天也。先謙案注固宜各本誤

故宜

謂若天地日月之比也。王念孫曰約之以命實實字涉上下文而衍上文名無固宜約之以命楊注云約之以命謂

今正語文辭謂若天地日月之比也。

王念孫曰約之以命實實字立其約而命之則此言約之以命義亦與上同

若命下有實字則義不可通且楊必當有注矣

名有固善徑易

而不拂謂之善名

徑疾平易而不違拂謂易曉之名也卽謂呼其名遂曉其意不待訓解者拂音佛

物

有同狀而異所者

謂若兩馬同狀各在一處之類也

有異狀而同所者

謂若老

同是一身也故

蛾之類亦是也可別也

狀同而爲異所者雖可合謂之二實

謂即兩馬之類名雖可合

同謂之馬其實二也狀變而實無別而爲異者謂之化有化而

無別謂之一實

形之名若田鼠化爲駕之類雖有化而無別異故謂之一實

言其實一也此事之所以稽實定數也

稽考其實而定

此制名

之樞要也

此皆明制名之大

後王之成名不可不察也

此三者制名之

實後王可因其成名而

名之故不可不察也

見侮不辱聖人不愛己殺盜非殺人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名者

也見侮不辱宋子之言也聖人不愛己未聞其說似莊子之意

殺盜非殺人亦見莊子宋子言見侮不辱則使人不亂或言聖人不愛己而愛人莊子又云殺盜賊不爲殺人言此三者徒取其名不究其實是惑於用名以亂正名也

驗之所

以爲有名而觀其執行則能禁之矣

驗其所爲有名本由不喻

不辱之說精孰可行與否則能禁也言必不可行也。王引之曰驗之所下以字及下文驗之所緣下無字皆後人所增據注

云驗其所爲有名驗其所緣同異則上無以字下無無字明甚承上文云所爲有名譎聰觀聽與所緣以同異不可不察也故此義

也觀其執調者觀其何所調也楊讀孰爲然而訓爲精熟則義不可通

山淵平情欲寡芻豢不加甘大鍾不加樂此惑於用實以

亂名者也

山淵平卽莊子云山與澤平也情欲寡卽宋子云人之情欲寡也芻豢不加甘大鍾不加樂墨子之說也

古人以山爲高以泉爲下原其實亦無定但在當時所命耳後世遂從而不改亂名之人既以高下是古人之一言未必物之實也則我以山泉爲平奚爲不可哉古人言情欲多我以爲寡芻豢甘大鍾樂我盡以爲不然亦可也此惑於用實本無定以亂古人之驗之所緣無以同異而觀其執調則能禁之矣

驗其所緣

同異本由物一貫則不可分別故定其名而別之今山淵平之說以高爲下以下爲高若觀其執調得調理與否則能禁惑於實而亂名者也。郭嵩燾曰此三惑仍承上言之用名以亂名則驗之所以爲名而觀其行用實以亂名則驗其所緣以爲同

異而調使平用名以亂實則驗其制名之原而觀其所以爲辭受荀川此三者以明諸家立言之旨所以爲正名也此文驗之所緣無以同異與前文不合明無字衍文非而謁櫨有牛馬非馬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實者也形非色故曰白馬非馬也是說也白馬論曰言白所以命色也馬所以命形也色非形形非色故曰白馬非馬也是說於形色之名而亂白馬之實也驗之名約以其所受悖其所辭則能禁之矣名約卽名之樞要也以用也悖違也所受心之所是所辭心之所非驗其名之大要木以稽實定數今馬非馬之說則不然若用其心之所受者遠其所辭者則能禁之也凡邪說僻言之離正道而擅作者無不類於三惑者矣辟讀爲僻故明君知其分而不與辨也明君守聖人之名分不必亂名辨說是非也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與共故故事聖人謹守名器以道一民不與之共事共則民以它事亂之故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也○都懿行曰故謂之所以然也夫民愚而難曉故但可脩之大道而不可與共明其所以然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明君臨之以軌道之以道以正道申之以命章之以論禁之以刑故其民之

化道也如神辨執惡用矣哉

中重也章明也論謂先聖格言但用此道取之不必更用辨執也

辨執乃辨說之所以然也○盧文弨曰以注末釋辨說觀之則正文誤顯然蓋因上有臨之以執語而誤涉耳先謙案據盧說注皆作辨執今繙謝本者竝作辨說誤據虞王本改正今聖

王沒天下亂姦言起君子無執以臨之無刑以禁之故辨說也

荀卿自述正名

及辨說之意也實不喻然後命命不喻然後期期不喻然後說

說不喻然後辨

命謂以名命之也期會也言物之稍難名命之不喻者則說其所以然若說亦不喻者則反覆辨明之也

故期命

辨說也者用之大文也而王業之始也

無期命辨說則萬事不行故爲用之大文飾王

業之始在於正名

名聞而實喻名之用也

名之用本在於易知也

文名之麗也

累名而成文辭所以爲名之華麗詩書之言皆是也或曰麗與儻同配偶也○盧文弨曰注麗與儻

同舊本脫與

麗二字今補用麗俱得謂之知名

淺與深俱不失其所則爲知名

名也者所以

期累實也

名者期於累數其實以成言語或曰累實當爲異實言名者所以期於使實各異也

辭也者兼

異實之名以論一意也

辭者說事之言辭兼異實之名謂兼數

月公卽位

兼說亡實之名以論公卽位之一意也。王念孫曰論當爲諭字之誤也。讎補精格讎不體諭論明也。言兼說異實

之名以明之也。字或作喻下文曰辨說也者不異實名以喻動

靜之道也是其證上下文言喻者甚多此不應獨作論也。楊說以春秋云論公卽位之一意則所見本已誤

動靜是非也。言辨說者不唯兼異常實之名所

以喻是非之理辭者論一意辨者明兩端也。

期命也者辨說

期謂委曲爲名以會物也。所以期與命所以爲辨說之用

辨說也者心之象道也

辨說爲心想象之道故心期謂委曲爲名以會物也。所以期與命所以爲辨說之用

之用也

期謂委曲爲名以會物也。所以期與命所以爲辨說之用

爲心

想象之道故心期與命所以爲辨說之用

心也者道之主宰也

工能成物宰能主物

道也者治之經理也

經常也理條貫也言道爲理國之常法條貫也

心辭合於說

言經爲說成文爲辭謂心能正名而期質請而論知道說能合心辭能成言也

辨異而不過推類而不悖聽則合文辨則盡故以正道而辨姦

猶引繩以持曲直是故邪說不能亂百家無所竄正名而期謂
正其名以會

物使人不惑也質物之形質質請而喻謂若形質自請其名然因而喻知其實也辨異而不過謂足以別異物則已不過說也惟類而不等謂惟同類之物使共其名不使其等也德列合

辨數而不忤識辨同類之物使共其名不使乖情也聽則含文
辨則盡故謂聽它人之說則取其合文理者自辨說則盡其事
實也正道謂正名之道抑制也竊鑿也百家無所竊鑿皆知

貴也。正道謂之正行，指制也。眞則也。百家無所屬實言皆知其姦詐也。○王念孫曰：楊說質請甚迂質本也。繆曉辭顛妙岐
據疏也。質他釋處請讀爲情情質他言本其實而曉諭之也。上

文云名聞而實喻是其證也正名而期質情而喻情即是實實與名正相對也古者情請同聲而通用

蓋史記載其精明鬼神非命子胥荷蓧於此而專於外者唯張良謂當修繕

非謂其能以
有兼觀之明而無偏私之容有兼覆之厚而無任

是時百家曲說皆競自矜伐故述聖人辨說雖兼聽兼覆而無奮矜伐德之色也。自道明道也。冥幽隱也。冥窮謂退而窮處也。愈樾曰：揚說冥窮之義甚爲迂曲。窮當讀爲躬。自道而冥窮者明白其道而幽隱其身也。古窮與躬通用。論語鄉黨篇

鞠躬如也聘禮郭注作鞠窮是其證詩曰駟駟印印如珪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此之謂也

詩大雅卷阿之篇駟駟體貌敬順也印印志氣高朗也

辭讓之節得矣長少之理順矣忌諱不稱祫辭不出以仁心說

以學心聽以公心辨

以仁心說謂務於開導不骋辭辨也以學心聽謂悚敬而聽它人之說不爭辨也以

公心辨謂以至公辨

它人之說是非也

不動乎眾人之非譽

不以眾人是非而爲也

觀者之耳目謂不爲祫辭以惑眾人之耳目也

厭嫌見治與蠱古字通集韻上聲三十五馬蠱以者切媚也文選南都賦侍者

蠱媚五臣本蠱音治劉良曰蠱媚美容儀也舞賦貌嬾妙以妖

蠱五臣作妖治後漢書張衡傳戚姣麗以蠱媚注曰蠱音野謂妖麗也是治卽蠱惑之蠱也不治觀者之耳目不賂貴者之權

勢二句一意相承據楊注云其所辨說不求夸眩於眾人則所

見本當是治字若是治字則不得言夸眩於眾矣以是明之

不賂貴者之權執

不爲貨賂而移貴者之權

也不利傳辟者之辭

利謂說愛之也辟讀爲僻故能處道而不貳吐而不奪

利而不流貴公正而賤鄙爭是士君子之辨說也

吐而不奪謂
吐論而人不

能奪利或爲和○余樾曰楊說非也吐當爲噓形似而誤從土
從出之字隸書每相亂若數從出而今譌爲敖貴從出而今譌爲賣是也噓者謔之假字從口從言之字古或相通若詠之爲
咏諧之爲唱吟之爲詒噴之爲讀是也謔而不奪利而不流二
句相對言雖困謔而不可劫奪雖通利而不至流蕩也上文於
聖人之辨說曰說行則天下正說不行則自道而其朝此於士
君子之辨說曰謔而不奪利而不流謔謂說不行其文正相配也
詩說行其文正相配也詩曰長夜漫兮永思騫

兮大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

詩遯

也漫謂漫漫長夜貌騫告也引此以明辨說得其正何憂人之言也

君子之言涉然而精俛然而類差差然而齊彼正其名當其辭

以務白其志義者也

涉然深入之貌俛然俯就貌俛然而類謂
俯近於人皆有統類不虛誕也差差不齊

貌謂論列是非似若不齊然終歸於齊一也當丁浪反

彼名辭也者志義之使也足以相

通則舍之矣苟之姦也

通謂得其理使所吏反

故名足以指實辭足以見

極則舍之矣

極中也本也見賈遍反

外是者謂之訥是君子之所弃而愚

者拾以爲己寶

訥難也過於志義相通之外則是務爲難說耳君子不用也

故愚者之言芬

然而粗噴而不類詣詣然而沸

芬與忽同忽然無根本貌粗疏略也噴爭言也助革反或

日與曠同深也詣詣多言也謂愚者言淺則疎略深則無統類又詣詣然沸騰也

彼誘其名眩其辭而

無深於其志義者也

誘誨也但欺誑其名而不正眩惑其辭而不實又不深明於志義相通之理也故

窮藉而無極甚勞而無功貪而無名

藉踐履也才夜反謂踐履於無極之地貪而無名謂

貪於立名而無名也

故知者之言也

知讀爲智

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

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而不遇其所惡焉而愚者反是詩

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覩面目視人因極作此好歌以極反

側此之謂也

詩小雅何人斯之篇毛云蜮短狐也覩姑也鄭云使女爲鬼爲蜮也則女誠不可得見也姑然有面

目女乃人也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女相見作此歌求女之情女之情展轉極於是也

凡語治而待去欲者無以道欲而困於有欲者也

凡言治待使人盡去欲然

後爲治則是無道欲之術而反爲有欲者所困也

凡語治而待寡欲者無以節欲而困

於多欲者也

若待人之寡欲然後治之則是無節欲之術而多欲者所困故能導欲則欲自去矣能節欲則

欲自有欲無欲異類也生死也非治亂也

二者異類如生死之寡矣

導欲則治不導欲則亂也王念孫曰生死也三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楊曲爲之說非也生死也當作性之具也避難辟

教誨辭死下文性之具也卽此句之衍文有欲無欲是生而然者也故曰性之具也性之具也情之數也二句相對爲文下文雖爲守門欲不可去雖爲天子欲不可盡四句亦相對爲文若

關入性之具也一句則隔斷上下語氣楊曲爲之說亦非也

情之數言人情必然之數也治亂所繫在節欲

欲之多寡異類也情之數也非治亂也

則治不節欲則亂

不在欲之多寡也欲不待可得而求者從所可

凡人之情欲雖之意求之則從其所可得者也盧文弨曰宋本注多贅字今

刪正俞樾曰待字衍當作欲不可得而求者從所可

未可得以有欲待字故知爲衍文郭嵩燾曰待字不可少人生而有欲不待其可得而後欲之此根於性者也若無待字則文不成義俞說非

下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求者從所可受乎心也

天性有欲

心爲之節制。俞樾曰待字亦衍文也受乎心也上當有所字所受乎心與所受乎天正相對下文亦以所受乎天所受乎心竝言則此文有所字明矣當據補

所受乎天之一欲制於所受乎心之多固難類所

受乎天也

此一節未詳或恐脫誤耳或曰當爲所受乎天之一欲制於所受乎心之計其餘皆衍字也一欲大凡人

之情欲也言所受乎天之大欲皆制節於所受心之計度心之計度亦受於天故曰所受。俞樾曰或說甚晦義不可通此文當云所受乎天之一所受乎心之多固難類也所受乎天所受乎心卽承上文而言一與多正相對所受乎天之一言天之與人有定也所受乎心之多言人之心無窮也固難類也猶言固

不可同耳郭嵩燾曰生之有欲一而已矣制於所受乎心之多者以有欲之性聽命於心而欲遂多紛馳而日失其故擣其實則與所受於天之一欲又不可以頓求也文義顯然楊朱說皆非

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惡死甚矣然而人有從生成死者

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

此明心制欲之義

故欲過

之而動不及心止之也

動謂作爲也言欲過多而所作爲不及其欲由心制止之也。先謙案此文卽

以上生死明之所欲有過於生而動不及於求生者心之中理止之也故欲雖多不傷於治所欲不及於死而動過之自取死者如闔很亡身之類心之失理使之也故欲雖寡無止於亂此在心不在欲也楊注似未全通心之所可中理則欲雖多奚傷於治所可謂心以爲可也言若心止之而中理欲雖多無害於治也欲不及而欲雖寡亦不能止亂故治亂在於心之所可亡於情之所欲明在心也不求之其所在而求之其所在雖曰我得之失之矣所在心也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以所欲爲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性者成於天之自然情者性之質體欲又情之所應所以人必不免於有欲也謝本從盧校無所字盧文弨曰以欲爲可得宋本作以所欲以爲可得今從元刻王念孫曰宋錢呂本世德堂本竝作以所欲以爲可得而求之盧從元刻刪所字及下以字案所字不當刪下文曰所欲雖不可盡求者猶近盡是其證先謙案王說是今依宋本存以爲可而道之知所必出也心以欲爲可得而道達之智慮必出於此也故

雖爲守門欲不可去

夫人各有心性雖至賤亦不能去欲也

性之具也雖爲天子

欲不可盡

具全也若全其性之所欲雖爲天子亦不能盡秦皇漢武之比也

欲雖不可盡可以

近盡也

以用也近盡近於盡欲也言天子雖不可盡欲若知道則用可近盡而止之不使故肆之也

欲雖不

可去求可節也

雖至賤亦不可去欲若知道則求節欲之道而爲之也

所欲雖不可盡求

者猶近盡欲雖不可去所求不得慮者欲節求也

爲賤者之謀慮皆在節其

所求之欲也○盧文弨曰注

賤者舊本作貴曠訛今改正道者進則近盡退則節求天下莫

之若也

道謂中和之道儒者之所守也進退亦謂貴賤也道者貴則可以知近盡曠則可以知節求天下莫及之也

凡人莫不從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知道之莫之若也而不從

道者無之有也

知節欲無過於道則皆從道也假之有人而欲南無多而惡北

無寡豈爲夫南者之不可盡也離南行而北走也哉

有人欲往南而惡往

北也欲南無多謂南雖至多猶欲之也惡北無寡謂北雖至寡猶惡之也言此人既欲南而惡北豈爲夫南之不可得盡因肯

論語卷第十一
走北乎今人所欲無多所惡無寡豈爲夫所欲之不可盡也離
得欲之道而取所惡也哉今夫人情欲雖至多猶欲之惡雖至
取所惡哉言聖人以道節欲則各安其分矣而宋墨之徒不喻
斯理而彊令去欲寡欲此何異使之離南而北走捨欲而取惡
必不可真猶惡之豈爲欲之不可得盡因肯
必可可道合道也損減也言
得也若合道則離之矣以益
亂而過治而過此此明上合道
雖爲有欲之說亦可從之不合
道雖爲去欲之說亦可離之也故可道而從之奚以損之而亂可道合道也損減也言
亂而過若合道則離之矣以益
不可道而離之奚以益之而治治而過此此明上合道
之所願皆衰矣知治亂者論合道與不合道而已矣不在於有
願人之去欲寡欲無欲也能知此者則宋墨之家自珍貴其說
欲者皆衰矣凡人之取也所欲未嘗粹而來也其去也所惡
未嘗粹而往也故人無動而不可以不與權俱粹全也凡人意
嘗全來意有所去其惡未嘗全去皆所不適意也權者稱之權
所以知輕重者也能權變適時故以喻道也言人之欲惡常難
適意故其所舉動而不可不與道俱不與道俱則惑於欲惡矣
故達道者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故能遺夫得喪欲惡

不以介懷而欲自節矣。王念孫曰上不字衍此言人之舉動
不可不與權俱遡歸不與權俱則必爲欲惡所惑故曰人無動
而可以不與權俱今本可上有不字者涉注文不可不與道俱而衍衡不正則重縣於仰而人以
爲輕輕縣於俛而人以爲重此人所以惑於輕重也

衡稱之衡也不正謂

偏舉也衡若均舉之則輕重等而平矣若偏舉之則重縣於仰輕縣於俛而猶未平也遂以此定輕重是惑也

權不正

則禍託於欲而人以爲福福託於惡而人以爲禍此亦人所以

惑於禍福也

權不正謂不知道而偏見如稱之權不正者也禍

託於欲謂無德而祿因以爲福不知禍不旋踵也

福託於惡謂若有才未偶因以爲禍不知先號後笑也言不知道則惑於倚伏之理也

道者古今之正權

也離道而內自擇則不知禍福之所託

道能知禍福之正如權之知輕重之正離權則

不知輕重離道則不知禍福也易謂以易謂以

一易兩人曰無喪而有得也以兩易一人曰無得而有喪也計
者取所多謀者從所可以兩易一人莫之爲明其數也從道而

出猶以一易兩也奚喪

從道則無所喪儒術是也

離道而內自擇是猶以兩

易一也奚得

離道則無所得宋墨是也

其累百年之欲易一時之嫌然且爲

之不明其數也

有讀爲又雖隱而難察以下四事觀之則可知也。王

其察者

念孫曰隱而難其察其字涉上文而衍據楊注云隱而難察則無

其字明矣志輕理而不重物者無之有也

千里曰案不下疑當有外字下文外重物而不內憂者無之有也行離理而不外危者無之有也外危而不內恐者無之有也一氣承接外重物與

外危二句爲同例也

外重物而不內憂者無之有也行離理而不外危者

無之有也外危而不內恐者無之有也心憂恐則口銜芻豢而不知其味耳聽鐘鼓而不知其聲目視黼黻而不知其狀輕煖

平簾而體不知其安故嚮萬物之美而不能嫌也

嚮讀爲享獻也謂受其獻

也嫌足也快也史記樂毅曰先王以爲嫌於志嫌口簾反。愈撻曰平乃席名故與簾竝言說文艸部蕡蒲子可以爲平席釋

名釋牀帳曰蒲平以蒲作之其體平也竝可爲證假而得問而喙之則不能離也有人問之釐以爲足其意終亦不能離於不足也○子念孫曰得問二字義不可通楊曲爲之說非也得問當爲得閒姑見字之誤也言憂恐在心則雖享萬物之美而心不慊即使暫時得閒而慊之而其不慊者仍在也故嚮萬物之美而盛憂兼萬物之利而盛害如此者其求物也養生也粥毒也當爲邪故欲養其欲而縱其情縱其情則欲終不可養也欲養其性而危其形欲養其樂而攻其心欲養其名而亂其行皆外重物之所致也如此者雖封侯稱君其與夫盜無以異乘軒戴綰其與無足無以異與冕同○盧文弨曰夫盜元刻無夫字乘軒上有雖字無足當謂貧人之本不足者俞樾曰無足謂刑者也乘軒戴綰而行榮之至矣然實與無足者之跼卓而行無以異也無足與乘軒相應盧未得其義已爲物之役使心平愉則色不及傭而可以養目所視之物不及傭聲不及傭而可以養耳蔬食菜羹而可以養口麤布之衣麤紃

之履而可以養體

齋訓之履麤麻履也。

屋室廬庾葭橐蕎

蕎

尙机筵而可以養形

處草屋也。庾屋如廩庾者。葭蘆也。以廬庾爲私字之誤也。繩軒雖此名。繩科計校。以是不貪之心治天下。則其爲天下必多而爲己之私樂必少也。私樂對天下之樂而言。若云和樂少。則義不可通。楊云爲己之私和樂少。則未知和卽私之誤也。先謙案王說是注中和字乃後人因正文誤私爲和而易入之楊所見本蓋不誤。

夫是之謂重己役物

知道則心平。偷心平偷則欲惡有節。不能動故能重己。而役物自有嘗試已下皆論知道不知道也。

無

故無萬物之美而可以養樂無執列之位而可以養名

列也。執列班美名如是而知天下焉。其爲天下多其和樂少矣。以是無貪利之心。加以天利也。

也

下之權則爲天下必多爲己之私和樂少矣。王念孫曰。和當爲私字之誤也。繩軒雖此名。繩科計校。以是不貪之心治天下。則其爲天下必多而爲己之私樂必少也。私樂對天下之樂而言。若云和樂少。則義不可通。楊云爲己之私和樂少。則未知和卽私之誤也。先謙案王說是注中和字乃後人因正文誤私爲和而易入之楊所見本蓋不誤。

人

重己役物

知道則心平。偷心平偷則欲惡有節。不能動故能重己。而役物自有嘗試已下皆論知道不知道也。

稽之言不見之行不聞之謀君子慎之

無稽之言言無考驗者

謂在幽隱人所不聞見者君子尤當戒慎不可忽也中庸曰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說苑作無類之說不戒之行不贊之辭君子慎之此三句不似此篇之意恐誤在此耳盧文弨曰案此篇由孔子必也正名之指推演之極言人不能無欲必貴乎導欲以合乎道而不貴乎絕欲此荀子之闡小家珍說而與孔孟所言治己治人之指相合後儒專言遏制淨盡者幾何不以雍而渙矣

荀子卷第十六